

五十元里的诚与暖

■黄志专

阳光贴着地面斜斜漫过来,把公交站的影子拉得长长的。站着等了片刻,三路公交车缓缓驶近,在我跟前停下来,车门咔嚓一声弹开。我从手机壳夹层里抽出一张敬老卡,攥着车门扶手,一蹬脚上了车,把卡往收款屏上轻轻一靠——“余额不足”的提示音突然响起。

这就奇了怪了!上午才去行政服务中心充值五十元,怎么会余额不足?莫不是系统出了岔子?可转念一想,横竖已经上了车,也就不再多琢磨。摸一下口袋,没找到零钱,只好用手机扫码付了款。我把年纪持公交车敬老卡乘车,本有五毛的优待。公交车敬老卡已用两三年,向来是五十元一充,用完再续,这会儿却多花了一倍。许是工作人员一时疏忽,没把钱给充进去?反正要回老家,等过两天进城再去理睬不迟。这一般一想,便把这事搁在了脑后。

翌日,我约几位文友一同前往茶山闲游。正沉醉在茶乡清润的茶香里,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,是个陌生号码。我随手接起,习惯性应了声:“您好。”

“您好!请问您是黄某某先生吗?”电话那头是温和的女声,语气

格外客气。

“正是。”我心头微微一动,连忙追问,“有什么事?”

“您昨天上午是不是来行政服务中心给敬老卡充值?”对方问。

“是的!”我立刻应声道,“钱当时就交了,结果乘车时,刷卡提示余额不足。”

“实在抱歉!”对方满是歉意,隔着听筒都清晰可辨,“是我们工作疏忽,没能成功给您充值,给您出行添了麻烦,真的非常抱歉。”

“没事,没事,小事一桩!”我赶忙宽慰道,“等我后天回城,再去服务中心补充一下,不就得了吗?横竖这卡早晚都要用的。”

“不用麻烦您跑一趟。”对方连忙说,“您加我微信,我直接把五十元退给您,等您下次过来,再重新充值就好啦。”

随后,我们添加了微信,五十元很快到账。原本想即便对方忘了退还,我下次进城,也会上门核实,可他们这般及时发现失误、毫不推诿地主动退款,着实让人心头一暖。

这时,我忽然不由得想起一段往事。一二十年前,那时每月发工资,都是用现金的,总务主任总会认真地说:“领钱是小事,现在是‘三人五目,过后没有长短脚话’”(闽南语),可要仔细

点,当面清点清楚。”有一回,我一张一张地数着钞票,竟发现多了五十元。那一刻,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小时候读过《一枚铜钱》的故事——私塾老师为考验学生品行,故意在讲台边丢下一枚铜钱,留学生独自上场……“君子慎独,不欺暗室”,五十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,不管怎样,这不属于我的钱,绝不能要。我当即开口:“主任,您是不是算错了?这钱好像多了五十元。”

总务主任接过钱,重新数了一遍,果然是多给了,马上呵呵笑着,连连道谢:“多亏了你,不然,我今天可就白忙活了。”其实,这不过是做人最基本的诚实本分。

时光一晃而过,两张五十元,相隔数十年,仿佛时光里轻轻呼应的一问一答。

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,敬老卡每次“滴”一声扣去五毛,是这座城市对老者体恤的温情;五十元充值款失而复得,是服务人员的责任与真诚。这两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,无不印证了“清风拂人暖,诚信润心甜”——带着乡土质朴的暖意,既映照为人处世的诚信底色,也彰显着当下服务的温情与温度,就像清茗回甘般沁人心脾,余韵久久不散,一直萦绕心间。

母亲的扁担

■陈捷芳

那天回老家,偶然在杂物间门后看见一根扁担,它一米多长,中间宽,两头较窄且微微上翘形似“月牙”。这根扁担静静地斜靠在斑驳的土墙上,身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。

在闽南农村地区,这种扁担几乎家家户户有配备,特别是每年的农忙时节,在田间地头都能看见它的身影和听见那“吱呀、吱呀”的韵律。

家中这根扁担由于长年累月的使用,它的颜色也从最初的油光发亮变成现在的暗黄褐色。而今看着眼前这根饱经岁月洗礼的扁担,我的思绪不知不觉就回想起儿时的一些记忆,其中有次让我至今印象深刻。

记得当时我正读小学,可能是因为好动经常流得满头大汗,又不懂及时更换衣服,所以时常着凉感冒。有次由于感冒比较严重还引起扁桃体发炎,喉咙非常不舒服,好几天吃不下饭。母亲看着我生病的样子,心里很心疼和着急,于是她四处托人打听,得知在县城有个医生特别擅长看儿童扁桃体发炎的,就决定带我去给那位大夫瞧瞧。

那天早晨,我看见母亲拿着那根油光发亮的扁担,径直往家中的储物间走去,只见她拿出两根红绳分别在装着花生的布袋头上打了一个结,然后再用力使劲一拉,红绳就把布袋头套得牢牢的,接着母亲又熟练地在扁担的两头套上钩绳。最后,母亲拿着套着钩绳的扁担放在自己的右肩上,俯下身子,用钩绳的钩子分别钩住布袋头上的红绳子,为了保持平衡,她双手顺势抓住钩绳,身子微微往前一挺,双腿吃力地缓缓站了起来,就这样母亲把那两袋足足有一百五十斤的花生挑在了肩上。

一路上我跟在母亲后面,看着她那本就矮小的身影在重担下显得更加瘦小。我问母亲:“我们为什么要挑着花生进城?”母亲一边赶路一边说:“得先去农贸市场,把这担花生卖出去,才能给你看医生。”

听到这些话,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,眼眶跟着就湿润了。母亲见我伤心,便安慰我说:“孩子,生活总是有苦有甜,再艰苦的生活,只要我们脚踏实地,勤劳肯干,到最后都能尝到甘甜,你小小男子汉,要学会勇敢,遇到困难不要怕,以后肩膀上更要担起责任。”说罢,母亲把扁担换到左肩继续挑着花生前行。母亲的一番话,当时的我似懂非懂,可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象,从那之后,我便开始慢慢懂事了。

母亲用扁担挑过井中的水,挑过田里的粮。她一头挑着汗水,一头挑着艰辛,挑着岁月,挑着一家人的生活,更挑着对儿女的满心期盼。

岁月流逝,如今那根扁担变得弯弯的,而母亲的腰背也变得弯弯的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

上有老,下有小,我在中间被需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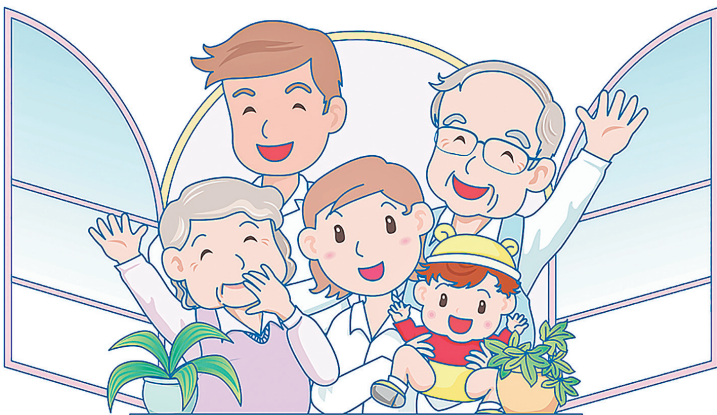
■余芳永

还记得吗?家里的灯泡烧了,父亲踩着板凳三两下就能换好,钨丝亮起来的瞬间,连空气都跟着暖暖的;电视机屏幕跳出雪花,母亲伸出手掌拍两下机壳,雪花点就乖乖退成清晰的画面。

那时候的我们,总爱仰着头看他们处理难题,被同学欺负了找他们撑腰,弄丢了作业本找他们想办法,仿佛天塌下来,他们都能笑着托回去。

然而岁月像把杀猪刀,刀刀都刻在了他们的发间眉梢。前些天,父亲举着智能手机凑过来,指尖在屏幕上犹豫地戳了戳:“这Wi-Fi怎么又掉了?你帮我看看。”母亲在一旁看着电视,抬头补充道:“还有那个拼多多,人家发了助力链接,我点进去怎么就一直抽奖?”话音落地的瞬间,客厅吊扇的转动声仿佛都慢了半拍。突然发现他们的背影比记忆里佝偻了些,说话时会不自觉地观察你的脸色,像是怕打扰又忍不住依赖,活像当年攥着衣角跟在他们身后的我们。

那些曾经被我们视为“理所当然”的强大,正一点点碎成需要被呵护的碎片。他们开始记不住家电的操作步骤,对着破壁机皱起了眉头,手指在“浓豆浆”和“稀豆浆”之间来回徘徊;甚至买袋盐都要打电话问问:“喂,哪种牌子的比较健康?你说买加



(视觉中国)

碘的还是不加的?”

他们用一种近乎温柔的“示弱”,把人生的方向盘慢慢交到你手里。看病时让你帮忙挂号预约医生,连买件冬天的棉衣,都要拿着手机里的图片问:“你觉得这个颜色合适不?”就像当年他们牵着蹒跚学步的你,蹲下来耐心教你认123,用掌心的温度焐热你冻得通红的小手。如今换作他们亦步亦趋地跟着你的脚步,小心翼翼地适应这个你早已熟悉的世界。

我开始为人父母以后,才真正读懂这份心境。我的小孩也凡事找我,摔倒了哭着喊“爸爸抱”,睡前缠着要听故事,眼睛亮晶晶的,像极了当年的我。于是我故意天天喊女儿帮忙,一会儿说:“帮爸爸开风扇好不好?”一会儿又喊:“袜子找不到啦,你帮

爸爸找找?”看她屁颠屁颠跑来跑去,脸上满是“我能帮爸爸做事”的骄傲。

现在的我们,既要接住父母递来的依赖——帮他们在医院小程序上挂号预约,然后去看病拿药,对着购物APP教他们如何购物,轻轻扶着他们走过数字时代的陌生路口;也要给孩子递去成长的接力棒——让她帮忙择菜,学着照顾家里的小盆栽,在“我能帮爸爸做事”的骄傲里,慢慢明白责任是什么。而这份双向的“被需要”,不只是中年人的担当,更是爱的循环:父母当年给我的守护,我如今传给孩子,也回馈给父母。

在这一来一往中,左手牵着父母的期盼,右手握着孩子的向往,忽然觉得,两头都需要照顾,原来是人生最踏实的分量。